

永樂大典

卷八千一百六十
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五

十九庚

程

程子遺書門人張輝錄師說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為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塔王讓讓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讓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及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也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八謂邢也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一作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紫之天安用充臧氏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五

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如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正叔謂某接人治一作法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程子外書伊洛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願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請官願傷除監司願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洪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可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醇夫朱公扶杜孝錫伯溫同聞之 先生曰某才十七八歲見蘇李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裏先生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

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見。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在，故極口詆之云。伊川涪陵之行，過澗瀨，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傍有問者云：達後如此，舍後如此，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遠矣。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揚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此乃劉子駒處見其祖所錄，今者記此。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喜以為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願愈覺羸劣，得既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殞。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接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物纖汙，天資儉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

永樂大典卷千五百六十五

二

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迹，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間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閑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于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詈勉為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適英，學士以下講讀者六七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借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誣詆，然所載經是，述說尤見先生所以愛君之心。有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特附于此。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伾、直稱，然惡不曉事，為得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誣，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此疏不掩防嚴，納忠之善言。乃其伾、直所發，而凡詭譎無根之語，則為得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七。程子遺事，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先生謂學者曰：賢者類如此，顯然用工夫，並見上卷語錄。

永樂大典

卷八一六五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
 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見程子遺書伊川先生語明道臨民刑
 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也見程子遺書明道主簿上
 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
 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
 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敢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謝師直尹洛時
 嘗談經典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是取至
 言易則皆曰非是願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
 監司不怒故言非通易能如是乎且見文非伊川也明道嘗見上稱介
 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
 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馬几几周公威德形容
 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也見通書人後處一語
錄亦載此語併用公赤馬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則胸自任恐聖人不
 然恐當以通書為正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
 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
 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遂不附己者而獨不怒

永樂大典卷一千五百五

三

明道且曰此人雖不知道亦忠信人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
 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反反乎殆哉
 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次
 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革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
 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
 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邪介甫之意只恐始為
 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
 則感賢誠意却與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恃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
 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革老受約束而不敢行遂坐貶而伯
 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
 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
 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
 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人且何妨伯淳嘗言職若不
 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
 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詰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
 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

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今日朝廷所以特慈忘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慈之深。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艷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正見道言。程伯淳先生嘗曰然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候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為知言也。昨大司馬見時。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二詩皆見人集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

水樂齋集卷十言字五

四

去就。又却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見胡氏傳家錄。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顧臨權開封府推官。諫官李定以顥嘗為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罷之。呂申公上疏畧曰。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扶溝地旱。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濟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斷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繁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見楊道見問答錄。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見人語錄。凡詩必使言之無非。聞者知戒。所以尚諫諫也。如東坡詩只是激誚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云。莫辭醜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見龜山

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知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地放閑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閑。只是立不住。便放却。感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閑。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甚親切。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且見上卷語。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有高童。伊川則直曰。不然。見外書。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見華渠集。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留守。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會撤未舉。哀於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願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誦官。願獨除監司。願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

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愛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為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淳夫朱公拱。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見邵氏聞見錄。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曼叔書。見文集。然此文今不傳於世。韓氏家集。經亂而不存矣。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願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見治政記善錄。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穎昌。欲屈致之。預戒諸子弟。姪使治一室。至於修治戶牖。皆使親為之。二先生至。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逸去之。間之持國之子宗質。彬叔云。見伊寬錄。尹和靖語。伊川先

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僮人若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為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為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見揚也。鹿門書錄。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間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殺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願才非羿也。然間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見通書。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當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極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見古陵之書錄。伊川與韓持國書。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第賀。正乃曰。願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乃往。遣馬久留。穎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糶一重三。

水樂大典卷千五百六十五

六

十兩。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先生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莫以此為語。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見邦憲錄。尹和靖語。呂汲公以百緡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弟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為己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矣。何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履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先生嘗說願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遂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願於易傳。復未所改者。庶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伎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問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靈也。功澤又不及於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綴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子云。先生

永樂大典

卷八一六五

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變。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間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傳親撰。諸經皆關中諸公分去。以願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五禮通言。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合都監。未見伊川。纔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畧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贖銀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人贖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為不受。先生曰。與願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願不相知。豈可受耶。元浩。後記。書錄。

伊川先生言。昔貶洛州。渡漢江中流。船與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若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祕閣。皆辭之。靈禍起。責洛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元祐八。間。元魏。

永樂大典卷八十一六五

先生自洛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匿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問。門弟子請問易傳事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命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元祐中。所錄。尹和甫。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請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細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元道。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歲年無損也。繹因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繹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嘗得朱公。挾所編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願在何必觀此。若不待願心。只是記得他意。繹自是不敢復續。元浩。後記。書錄。及尹公。故是其所。或洛。錄。後。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箇。歧。便令。他再將去。不錯了。已是。或大熱。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元浩。後記。書錄。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

却不得比明通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頴問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朱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頴子在隱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頴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頴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

有道可樂便不是頴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頴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見明公也伊川常服

墨袍高帽磨劣半寸一本云帽袖八寸磨半寸四耳繫條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袖襖其袖如常人所帶紗中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挑巾者不知今人謂大袖方領何謂見作亮所

北平公孫氏聞見錄司馬文正公在洛陽修史曰伊川先生程頴正叔為布衣平尚少其見亦有時今為伊川學者以文正齋記中有曰正叔云以為字伊川者非也楚正議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後用文正薦勸講禁中未幾罷去先是劉奉老論曰紛紛之論致疑於程頴者直以謂自古以

水樂大典卷五百五

朱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於用若頴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頴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爾

又以頴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頴之自欲為种放而亟欲得臺諫侍從矣不可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審真偽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曰頴在經筵僭橫造請權勢騰口聞亂以憤思讎致市井之間目為五鬼之魁嘗令其助賈易

彈呂向及違學制詭謬重推咄辭云云又曰頴汚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適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劉器之論曰程頴歐陽棊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柔借紳之間號五鬼

又曰進言者必曰五鬼之說出於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為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頴等五人獨放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以事驗之今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陳頴則先以罪去云云蘇子瞻奏則曰臣素疾程頴之姦形於言色因頴教誘孔文仲令以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頴遂得罪云云又子瞻為禮部尚書取伊川所脩學制駁駁

譏詆畧盡。如蘇子瞻、劉革老、孔文仲、劉器之皆世之君子，其於伊川先生不同如此。至斥黨錮，則同在禍中。悲夫！林和靖筆記和靖云：紹興初，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說言事者，直以狂悖淫鄙詆之，蓋難力辨也。以語錄資誦說者，當時士大夫之罪，以狂悖淫鄙詆之，當時言事者之失，非語錄使然也。今惡當時士大夫，畏當時言事者，而諱語錄，以為不足觀，是既助言者以自攻，而又無以服當時學者之心也。豈不誤哉！和靖筆記云：伊川先生為中庸解，疾革命笑於前，門人問焉。先生曰：其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為？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據語錄先生自言中庸已成書，今其書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為為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真，若無所不落於其意，而專恃易傳，遂廢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或謂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敘，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亦可也。此意如何？蓋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為正耳。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入釋氏，文蔚曰：只是將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游揚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畧去二程先生參較所疑及病

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疎畧處，然皆通明，不似龜山輩立論可駭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先生屢當奏薦，推與族人少年舉進士，過省到御前試，堯舜性仁賦，考入魁等，以詩押韻誤失，平仄下第，遂不應舉。嘗言進士科取士甚好，可以收羅寒俊之士。士人應舉進身為門戶，蓋所當為，有欲求試學官者，笑之曰：學官師儒之任，豈可自往求試也？人有說及近自南方伊川之學盛行，如伊川語錄文集講解皆刊行，此亦可喜者。和靖曰：正不要得此，又却是時文一般，極不便也。先生之學不在文辭，要人躬行。人未能為賢者事，已自務為聖人。或云伊川嘗言吾便是孔子，此非伊川語，頃嘗見伊川云：某安敢望明道，以是知之。然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但持此心，欲必及聖人，則可矣。聞程十於揚中立中庸解後跋語，頗及中立，豈可如此。伊川先生嘗稱新進游揚輩，自是門弟子中所得最深者。橫渠嘗謂伊川曰：子若行道，只恐主宰太殺去裏。伊川曰：某安敢如是。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鬢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伊川初屬纊，惟先生與張先生思叔在左右，人言有十餘人，非也。和靖言某嘗謂伊川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便見。

人有語及欲和靖為伊川作行狀如明道行狀以傳世後者。和靖曰。自不須得。人有說及欲朝廷諸公為伊川請諡者。和靖曰。不必如此。若門人學者請之。却似自私。和靖言明道論新法之害政。至欲兩分其罪。以此見明道存心公且恕也。明道嘗言職小作章疏。只是開陳詳說。要欲以誠意感悟上意。嘗於上前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於時相處。言令順民心。元豐末。朝廷以大宗正丞召。且將大用。遽以疾沒。前此或問明道於富鄭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也無福。似乎前知也。先生之學。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自身以予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袖素冠。襟必展。整食雖簡。餼飯必豐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幹。細大必親。賻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告伊川先生文。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二十有五日庚寅。門人。和靖。處士。尹焞。謹詣侍講。伊川先生祠而告之曰。某甲寅孟秋始居涪陵。乙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踵。辭不獲命。勉赴行廟。有補於世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今茲啟行。惟先生有以鑒之。謹告。紹聖中。伊川先生謫居於涪。其後涪人立祠於北巖。和靖避難。偶亦居此。被召赴闕。某

水滸大典卷八十五

十

辭祠下。以文致告。不令示人。恐怒嘗跪請。退而錄之。謝上蔡語錄。伊川才料大。使了大事。指顧而集。不動聲色。問何以驗之。曰。只議論中便可見。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為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為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實數須減。鹽出既眾。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數。已而增抄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温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温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着役法。動着即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昔在二先生門下。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呂東萊雜說。明道先生嘗說橫渠西銘。學者若能涵味此理。以誠敬存之。必自有得處。某嘗以書問楊中立。先生曰。既曰誠矣。又復說敬何也。楊先生答書言。以誠敬存之。皆非誠敬之至者。若誠敬之至。又安用存。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蒞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縱於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尹彥明言。伊川先生嘗說釋氏見得極親切。柱頭處。見得極分明。但不見四旁耳。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

永樂大典

卷八一六五

孔孟先生曰。其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甚。蓋教比先。凡由是推之。次無此語也。陸象山語錄一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正叔在經筵。涪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真侍講。又一人云。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為諸公欽服他。他又多忤人。所以後來榜生。因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此所論。列有處記。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曰。固是。宋韓流湖泉日記。大程涵養。小程持守。見處固。有浸深。論辯處。成就學者。惟大程有之。紫陽宗旨。明道言當。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明人所記。易傳於滕之初。文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為之。則其悖理而違禍也。為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

永樂大典卷八十一六五

十一

疑於明道之言也。明人所記。尹公亦疑之。其所謂本可與權者。聖子文晚著此書於其早歲之所達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語意本末。則不應全誤。且所謂二公並相。蓋終言之。召宗丞未行。以疾卒。亦記其不及用耳。非必以為二公既相。然後召明道也。又謂邵錄多出公濟。恐亦未然。蓋其父子文體自不同也。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遊。而已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焉。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喻。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情者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為主。此之類子。使覺有疎闊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為所稟與氣象。蓋所學繫於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疎則皆疎。密則皆密。唯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耳。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為仁由己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

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子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亦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來既未能默藏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平已覺。願有此并觀其答張闕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進教。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達於學者之用為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畧於人有不可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爾。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意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論孟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達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

水樂典卷一百六十五

之顏曾也。朱子語類總論程子門人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接。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淨按黃長則錄曰。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一本止此。某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拚得下工。問曰。問謝氏說多過。不知楊氏說最實。答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習中。且如謝氏說十分。雖有九分是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是。恰好處。豈可先立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大雅問理如何。玩則是。答曰。今當以小說明之。如一人欲學相氣色。其師與五色線一串。令人暗室中認之。云辨得此五色出。方能相氣色也。看聖人意旨。亦要如此。精專方得之。到自得處。不從說來。雖人言亦不信。蓋開導雖假人言。得處須是自得人。則無如之何也。孔子言語簡。若欲得之。亦非用許多工夫。不得孟子之言多。若欲得之。亦合用許多工夫。孔子言簡。故意廣。無失孟子言多。意長。前呼後喚。事理俱明。亦無失。若他人語多。即有失。某今接士大夫答問。多轉覺辭多無益。大非。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為品藻二人。蓋

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室礙矣

云伊川言思叔持守不及和靖此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避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將無處不室礙耳

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日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華代作問龜山先生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情是讀多少文字

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泰山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將揚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先生猶或以為踈畧何也曰將揚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畧去二程先生參較所疑及病敗處

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踈畧處然皆通明不似泰山輩立論可駭也

問程門諸公親見二先生往往多差互如將定夫之說多入於釋氏龜山亦有分數曰定夫極不濟事以其觀之二先生衣鉢似無傳之者又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

敬集義處少日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淡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

只見伊川面耳曰中無倚著之語莫亦有所自來曰却是伊川語可學理學最難可惜許多甲行文字其間無道理底甚多雖伊洛門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說得數句好下面便有數句走作無道理了不知是如向舊嘗看樂城集見他又勢甚好近日看全無道理如與劉原父書說藏巧若拙處前面說得儘好後面却說怕人未磨我且恁地鶻突去要他不未便不成說話又如蘇東坡忠厚之至論說舉而歸之於仁便是不奈他何只恁地做箇鶻突了二蘇說話多是如此此題目全在疑字上謂如有人似有功又似無功不分曉只是從有功處重之有人似有罪又似無罪不分曉只從無罪處輕之若是功罪分明定是行賞罰不可毫髮輕重而今說舉而歸之於仁更無理會或舉老蘇五經論先生曰說得聖人都是用術了

游揚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

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戴。佛印曰。亦念全明。他因趙相入侍講。那時都說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答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若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答。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爾。此處更當下兩語。却住了。他也因經患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太麓。李先先生甚輕之。其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麓。疎處。張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文五六篇。其詩都似禪。緣他初是行者出身。郭冲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問一二卦。推得。豈可却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彥道。鮑若雨。那時温州。多有人然。都無立作。王信伯。亦鄭問。他說中無倚着。又不取龜山。不偏說何也。先生曰。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只上蔡處講得。些子。蔡議論全似上蔡。如獲麟。以天自處。等曾漸。又胡文定處講得。些子。先生曰。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都是勉強。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漸多是禪。伊川之門。謝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假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揚龜山。

永樂大典卷一千五百五

十四

最老。其所得亦深。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去偽。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將楊亦不久親矣。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始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棄不顧。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始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將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嘗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將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除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將先生大是禪學。德明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

永樂大典

卷八一六五

用張蔡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人脚來做。問如此。却似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先者。但明道是至誠為之。此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役法。踈畧悉為章子厚反駁。只一向罷遂不問所論是非。却是太峻急於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德明曰。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古不必驗。今因橫渠欲置田。伊川見朱光庭所編語錄云。井田故云。爾橫渠說話多有如此處。可乎。伊川見朱光庭所編語錄云。某在何必讀此。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王明曰。以下論語錄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己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揀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雜錄。只如問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味。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蓋欲人辨識得耳。今

永樂大典卷八十一百六十五

十五

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將氏所說。則有溫純不決之意。茅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雖高。惜乎其不壽。廣。楊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按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即。明道說話。渾淪熟高。學者難看。味。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不同。說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問遺書中說孔孟一段。看見不甚有異。南軒好提出。曰。明道云。我自做天裏。此句只是帶過。後來却說。是以天自處。便錯了。要之。此句亦是明道一時之意思。如此。今必欲執以為定說。却向空去。了。可乎。以下二程子附平語行狀。又問伊川於陳乞封父祖之問云。待別時說過。謂此句出朝廷合行之禮。當今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乞也。答云。如此名表。却正。過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間。明道詩云。旁人

不識予心樂。將為偷問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炫耀無含蓄。王叔朱子語。界明道曾有釋老書。伊川莊列亦不曾看。明道云。後來須着看。不看無

緣知他道理。明道天資高明得容易。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道夫問程子云。昔嘗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道夫竊意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將山許多詩甚好。義剛曰。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先生曰。也不恁底。如明道自是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楊至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之法為可必行。不徂滯於近規。不遠感於來口。必期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只得恁地說。明道王伯到子說得好。自古論王伯至此無餘蘊矣。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教之一字有力。伊川先生多說教。故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擴撲不破。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問明道。可也。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明道說話儘高。邵雍說得端的處。儘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却盡

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而今看文字。古聖賢說底不差。近時文字。惟程先生。張先生。康節說底不差。至如門人之說。便有病。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人。禪學去。朱子語。續錄。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中脩說中可見。吳必大錄。此下云。子登作近思錄。其動他不必作者。蓋其讀他二程。思不得。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抄忽之間。某謂何止抄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曰。崇正辨亦好。伯豐又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辯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為然。先生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為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辨氏處却糊塗。他不到此。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不分曉。鄭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陳復之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問孟子做時。似伊尹否。先生首之。又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當時必是有。一書該載。程子說贊化處。謂天人各自有分。說得好。問靈源與潘子真。書今人皆將做與伊川書。謂伊川之學出於靈源也。恐後人以入傳燈錄

中如退之之比不知可寓於何書注破云某舊十年前聞此事則半夜起來為作文矣其好辯甚也 江文瑞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怨畧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游錄語慢上蔡語錄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 尹和靖疑伊川之說多其所未聞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已先曾說過湖南正以為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 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 程先生傳甚備見微廟實錄呂伯恭撰 原之問伊川不答温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謂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為守今者未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 紹翁竊疑元祐諸公薦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謂其有經天緯地之才尊主庇民之術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國子監典官制其實執制詞何其寂寥簡短若是中書舍人王震所草王非知伊川者 紹翁又詳慶元丞相趙公 愚去國侂冑始顯政欲以黨去天下之正人必詆以偽學雖劉德秀從史為是說然偽之一字已見於紹興制詞矣

矣先是孔文仲劉摯顧臨亦嘗以偽詆先生云許魯齋心法先生曰可以為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又曰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黃氏日抄傳聞雜記明道嘗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愚按樂記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明道先生始發越大明於天下 伊川謂鑄銅錢寧虧本則盜鑄息實官鹽寧減價則鹽課增又謂温公變法未可動役法動即三五年不定其後無一不驗 伊川歸自滄見學者多從佛學嘆曰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嗚呼亦豈料其他學者之從佛未足以感世而他日之從佛能動人者正今日之楊謝耶 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但諸賢一時為天下救急有不能奈何恐不可救小人而反責君子耳豈責備果春秋意耶然無元祐諸賢恐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雖南渡又未必人心戴宋如此 伊川與韓持國友善見即久留因子弟進以黃金樸二十兩詰朝遂歸 謂益厚不治一室學不在此洒掃潔淨莫更快人 仁宗以折米六分太甚止令折五分及供進偶臟腑日習使然也仍令如舊又進飯有砂石舍以示墳御令勿語人此死罪也生荔枝供盡近侍欲買之云買之未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曰取之後必常備日殺

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凡此皆明道云然嗚呼仁哉 伊川云若熟看
語錄亦自得愚謂此當與伊川稱某在安用語錄之說參考 伊川與堯
夫同里巷三十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未嘗一字及數學
愚謂卓哉人豪乎為士大夫而欲攻伎術者可以觀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五

十八

永樂大典

卷八一九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昊

書寫儒士臣孫應鳳

圈點監生臣徐克私

臣歐陽弼